

# 楼下的房客

九把刀 (Giddens) 著

Apartments for rent



看周星驰的电影，听周杰伦的歌，读九把刀的小说。  
《楼下的房客》在文学的边缘，在尺度的边缘，  
在社会的边缘，更在人性的边缘。



花山文艺出版社

# 楼下的房客

九把刀 (Giddens) 著

Apartments for rent



花山文艺出版社



看周星驰的电影，听周杰伦的歌，读九把刀的小说。  
《楼下的房客》在文学的边缘，在尺度的边缘，  
在社会的边缘，更在人性的边缘。

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楼下的房客/九把刀著. —石家庄:花山文艺出版社,  
2005

ISBN 7-80673-682-4

I. 楼... II. 九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5)第061761号

Text Copyright © 2005 by 九把刀/盖亚文化有限公司  
All rights reserved  
Simplified Chinese rights arranged with Gaea Books  
Co., Ltd.  
through 上海逍遥鲸卡通艺术有限公司 www.baleine.cn

冀图登字: 03—2005—028

楼下的房客

作 者: 九把刀 策 划: 李艳明

责任编辑: 赵 萌 李 伟 美术编辑: 胡彤亮

封面设计: 十里画廊艺术创作有限公司

出版发行: 花山文艺出版社

地 址: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330号

邮政编码: 050061

网上书店: <http://www.hspul.com/ecity>

邮购热线: 0311-88643242

销售热线: 0311-88643227/3228/3229

传 真: 0311-88643225

E-mail: [hspul@163.com](mailto:hspul@163.com)

印 刷: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: 889 × 1194 1/32

字 数: 144千字 印 张: 9.25

版 次: 2006年1月第1版

2006年1月第1次印刷

印 数: 20000册

书 号: ISBN 7-80673-682-4/1·318

定 价: 19.80元

(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·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)



# 目录

## CONTENTS

- 作者导读 关于黑色星期天这首歌/1  
楔 子/5
- 第 一 章 录取的房客/9
- 第 二 章 偷窥理论/17
- 第 三 章 暴 走/29
- 第 四 章 观众？还是投手？/53
- 第 五 章 交锋！/71
- 第 六 章 人生的尽头/95
- 第 七 章 1/2 老鼠/113
- 第 八 章 道德文明进化/127
- 第 九 章 二分之一的几率/141
- 第 十 章 ACTION！/167
- 第十一章 混乱的布局/185
- 第十二章 封 印/211
- 第十三章 走 廊/231
- 黑色星期天之后/261



作者导读

关于黑色星期天这首歌



这份作者导读很危险。

曾经在书上看过一句话，摊开历史，人类几千年来活动毋宁是一部战争记录，和平的年份加起来不过十七载，还不包括零星、旋即被收平、来不及被记录的部分。战争可以夺取一个国家的心智，操控几亿人的生存哲学，是一种集体控制后的失控爆发，也可能是精心设计的恐怖冲突。

战争的开启、过程与结束永远都是多元结构性的，如果说“某某人发动了这场战争”，无疑抬举了个人在结构中的重要性，诸多历史、利益因素都在背后催动了无数个人的决策，运作战争的每个环节。

如果说战争是人类集体的黑暗面，而犯罪，才是个人主义的高度展现。

为什么说是个人主义，而不是从“邪恶”说起？

愿意犯罪的人，是相信自己大过其他人的，相信到愿意冒着牺牲自己的风险也要破坏他人的幸福，例如相信自己可以带给女友真正的快乐，所以不惜将女友的四肢砍下囚禁在随身背包里；也可以说为了遂行自我意志，无论有多少阻碍都愿意勤劳铲平，例如为了使自己成为全世界百米速度第一的选手，不惜在比赛前一晚将排名优于自己的选手全都杀死。只要个人主





义飙升到极致，都会产生疯狂，做出可怕的决断。做得好，我们赞他一声英雄，弄得不好，于是有了恶魔的称谓。

在每一种时空条件下都会被认为“喂！你够了吧！”的犯罪，我想才具有邪恶的素质。

矛盾的是，德国社会学家 Weber 认为手段与目的必须联结才能称之合理性行为，要犯一件邪恶的罪照理应当找个邪恶的动机，配合邪恶的手段才能完竟。但具备邪恶素质的犯罪，往往都找不到邪恶的理由。

我就有个这样的朋友。他常常在高速公路上将窗户拉下，偷偷朝着前面的车轮乱开枪，问他是不是被超车不爽，他说不是，只是单纯地想知道“如果那个轮胎破掉，车子会冲向右边还是左边？”这问题的答案。他不是混黑道的，问他干吗弄一把枪，他说他也只是想知道“如果像我这样的人有了一把枪，会做出什么事”，于是他就想办法买了一把。他平常做人其实不坏，跟他吃饭都是他主动请客，好相处，可我还是觉得他邪恶。

就是这么回事，无端启动的恶念最教人惊惧，根本无从防范、即使作好准备也阻止不了恶念将自己蹂躏，也因为看不清恶念启动的机制究竟为何，如何分析也猜想不透，只好本能地





崩溃。

这也是香港、台湾的鬼电影远远没有日本的鬼电影恐怖的原因。

我们惯常了因果论，鬼怪会作祟不外报仇或乞求帮助，所以我们仗着“平时不做亏心事，夜半敲门心不惊”护体，仿佛一切都因心安理得而稳当起来。但日本电影的鬼都很没品。租错了录影带，七夜怪谈里的贞子就会跨出电视惩罚你；接错了鬼来电，即使不想也会听见自己死时的惨叫；住错了房子，伽椰子跟秀雄就会躲在你的棉被吓你。

这就是邪恶。莫名其妙缠上，挥之不去的梦魇。

打开此书。

犯罪不再是模仿后的再生产，而是奇艳的邪恶创意。







楔子



有人说，真实的人性只存在于一个人独处时。

在没有人看见的角落里，一个人会做出什么样的事，才是他真正的本性。

比如说，一个在学校表现优秀的小学生，如果下课后偷偷在铁轨上排石，那么他其实是个坏孩子。

又比如说，一个常常在街上痛扁老人的小流氓，如果私底下总记得买几个肉包子喂野狗吃，那么他到底还是个好人的。

我无法同意。

如果真实的人性真的只存在于独处时的自我，那么，这种永远不会表露在别人面前的自己，怎么会是真实存在的呢？难道真实只需要自己同意就可以任性地存在吗？

前些日子，我总觉得真实的自己是需要别人同意的。

有部在台湾被禁演的日本电影叫《大逃杀》，剧情大概是一群同班三年的高中生被变态的军方拘禁在一个荒岛上，分配武器后，被迫互相残杀到仅剩一人为止，唯一的生存者方可离开岛上，要不，三天的期限一到，所有装置在众人脖子上的颈环就会一齐爆炸。

可以想见的，这群平日交好的朋友开始残杀彼此，刀来枪去地杀得一塌糊涂，我想，看到最后谁都会同意，真实的人性





存在于人与人的互动里。当别人拿枪指着你的脸，你一刀砍将过去，另一个人又冲出来向你们扔一颗手榴弹，大家就这么激烈地相互印证对方真实的人性，倒下的弱者绝不会承认对方是个好人。

这个时候谁来管你私下一个人的时候是不是个乖宝宝，因为威胁到我生命的可是活生生地站在我面前的你。

所以说，一个人真实的自己是不是存在于独处的时刻并不是重点，而应该说，一个人无论如何都需要独处，因为独处可以释放一个人不想在其他人面前释放的能量，不管是好的能量还是坏的能量。每个人总有一些不想让别人参与的时刻，例如用嘴巴自慰，例如趴在马桶前研究昨天忘记冲掉的大便，例如穿着老婆的内衣在沙发上浓妆艳抹开演唱会等等。但如果硬是指称一个人私底下的自己才是真正的他，恐怕谁也不会服气。

独处只不过是喘一口气，让自己在跟其他人互动时，可以表现得更好罢了。

所以后来我才明白，真实的自己根本不存在。

有什么样的互动，就可能会出现什么样的自己，所以人性太难以捉摸了，人到底不是由一种叫真实的东西所组成的，要不，就是常常被不同的真实所构成，或者，真实其实是一种幻





觉，都是被制造出来的。

什么样的人制造什么样的真实。

像电影《大逃杀》那样的残暴互动，就别指望有光辉的人性，而像《把爱传出去》那样的温馨电影，就很难想象有坏坏子在电影胶卷里头跑来跑去。

太乱了。

有时候我连自己都说服不了自己。

如果真的有真实的自己，应该像铁一样坚固，不应该变来变去。

所以人根本只是在表演一段又一段的戏，每一段戏各有不同的自己，但要说其中某一段戏是“真”某一段才是“虚应故事”，却都太虚伪、太唯心了，也没有意义。

所以我装了针孔。





## 录取的房客



每个人都有魔鬼的一面。

如果你自认没有，那只是因为你不肯承认，或是你还没遇上够让你成为魔鬼的事罢了。

三年前我从没有儿女的大伯父那里继承了这栋老房子，屋龄三十多年，不算天台的话有五层楼高，附有一个老旧的简易升降梯，因为我大伯父在一场车祸中成了个瘸子。

平白继承了这栋老房子，说不高兴是骗人的，虽然他的位置在热闹的东海别墅区里算是偏僻了点，但只要三分钟就可以走到便宜小吃区，骑车五分钟就可以到对面的国际街吃点好东西。

不用花任何代价就取得一栋宅子总是件好事，至少让我这个只会做白日梦的中年人稍微像个样子，不至于一事无成。

于是，我卖了大伯父的老宾士，再跟银行借了几十万，将老宅重新整修一下，几间房间附上厕所、浴室，然后添了几张床，刷了刷墙壁。

我决定无论如何都要将房子租出去，这辈子就靠收房租过日子。以前我老是羡慕别人可以靠收租快乐轻松地过日子，现在总算轮到我了。

修了房子，清出了几间卫浴套房，二楼两间房，三楼两间





房，四楼两间房，五楼我一个人住，一楼则是客厅和公共厨房，天台上有一台洗衣机和晒衣场。如果一间房间可以收租五千块，我一个月的收入就有三万块，够了，重点是我什么事也不想做，最多偶尔帮房客修修水管、换换灯管，学学催租的技巧等等。

但很不幸，不知道是这间老宅外表太过老旧，还是大家都有房子住还是怎么的，我到处张贴租屋传单后都没有回音，有些贴在电线杆上的传单还被警察拍照警告，我只好花钱夹报登广告，却也没人理睬。

失望之余，我只好尝试降低登在广告上的租金，从五千降到四千，再从四千降到三千五，却还是一个人也没有上门。


当这栋老房子是鬼屋吗？

我叹气，也许世道真的不好，也许景气真的像电视上的反对党说得那样差。所以我决定将租金压到三千元的贱价。

但，这些贪小便宜的房客得贡献点自己的人生作为代价。

针孔摄影机花了我不少钱，走廊上、电梯中、每个房间里都有。我将针孔摄影机的线路接到我房间里的电视上，电视正对着我的床，我打算将每个房客私底下的个人表演当做是睡前的八卦节目频道，租金的一部分。





如果问我有没有罪恶感，我必须承认是有那么一点，不过我的灵感来自于我的大伯父。

我在接收这栋老房子时，发现以前帮行动不便的大伯父打理杂事的菲佣房里，有一个隐藏式摄影机就嵌在墙上，而讯号线路则接到大伯父浴缸上方的小电视。

我想这或多或少都牵涉到基因遗传吧，大伯父这种娱乐很吸引我，罪恶感也就稀释在家族遗传的病征里。

于是我将新的广告单贴在电线杆上，等待面试适合的房客进来。


前来面试的人果然不少，我一个一个仔细考虑、衡量他们人生的有趣程度，以及可能存在的表演天分，我带着每个人进房间解说住在这里的规矩，评鉴他们的谈吐和一些不自觉的小动作。

我淘汰了一个职业妓女。

她越想隐藏脂粉味，就越骗不了我。

我并不希望窥视到机械化、太过皮毛的肉体交缠，用钱就可以交易到的性就应该用钱交易，因为它的价值就仅仅于此，而不需要费事在墙上挖个孔。

说穿了，我可以从咸湿片里取得更高的娱乐，甚至可以自







己去嫖。

我也淘汰了几个带着厚重眼镜的大学生，我在他们身上闻到了我最讨厌的味道，我根本不会好奇这些表面上十足用功，将来准备担当国家栋梁的孩子，私底下有什么不欲人知、丑恶的一面。

因为我清楚知道，他们是彻头彻尾的无趣，生活所谓的变化不过是功课表上的科目转换，和偶尔变更的读书计划。我可不想浪费六分之一的机会，冒险去颠覆自己对他们的既定认识。

一脸毒虫样的人也不行，他们迟早会惹出事来。

毒瘾发作死在我家床上的话，街谈巷议的，只会让房子更难租出去。警察要是来搜毒品或是什么的，说不定会发现针孔摄影机的存在，我一定会被告到牢里，甚至被误认为是毒品经销商。

最重要的是，这些毒虫会让其他房客感到不安，我可不希望影响到其他人的表演。

我最先录取的表演家是带着一个六岁女孩的单亲爸爸，王先生，他跟他女儿住在二楼，多半是因为我的基因里也有一些恋童的潜在遗传吧，另一方面是同情心使然，也和王先生愿意

